



文

華通

日三十五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吐蕃

書

考

梁開平二年遣使朝貢官其首領後唐天成二年遣使者野利延孫等入貢并蕃僧四人持蕃書二封人莫識其字其後權知西涼府留後孫超遣大將拓跋承誨來貢明宗召見承誨云涼州東距靈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舊有鄆人二千五百為戍卒及黃巢之亂遂為阻絕今城中漢戶百餘皆戍兵之子孫

衣服言語略如漢人。又言涼州郭外數十里，尚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蕃。詔授超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留後漢乾祐初，超卒。州人推其土人折逋嘉施權知留後。遣使來貢，即以嘉施代超為留後。周廣順二年，始以申師厚為河西節度師厚初至涼州，奏授吐蕃首領折逋支等官，從之。顯德中，師厚為其所迫，擅還朝。坐貶涼州，亦不復命。師宋建隆二年，靈武五蕃以橐駝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蕃越，寇護送入界。勅書獎諭，又賜秦州首領尚波于錦袍銀帶。尚波餘感悅，是牧獻伏羗地。

乾德四年，知西涼州抄逋葛皮上言，有回鶻二百餘人，漢僧六十餘人，自朔方路來，為部落劫剽。僧云欲往天竺取經，並送達甘州，詔褒答之。八年，秦州大石小石族寇土門，掠居民。知州張炳擊走之。太平興國二年，秦州諸族數入寇，俱擊敗之。斬首數十級，下詔戒勵之。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召其酋長對崇政殿，厚加慰撫，賜以束帛。九年，秦州言蕃部以羊馬來獻，詔以茶絲答其值。淳化元年，秦州大小馬家族獻地內附。至道元年七月，西涼府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龍波上言，蕃部頻為

繼遷侵掠。乃與吐蕃都部署沒臨拽于。會六谷蕃衆來朝。且獻名馬。上厚賜之。是歲涼州復來請帥。詔以丁惟清知州事。賜以牌印。

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軍左廂副使歸德將軍折逋游龍鉢來朝。龍鉢四世受命為酋。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河西軍即古涼州。東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土谷。渾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四平州二千里。舊領姑臧。神鳥。蕃木。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

今有漢民三百戶。城周回五十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為安遠大將軍。

三年。以儀州延蒙八部都首領渴哥。領化州刺史。首領透逋等為懷化郎將。四年。知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羅支貢馬五千匹。詔厚給馬價。別賜茶練。六年。原渭蕃郎三十二族。納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兵福暉。臆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正師。收復靈州。乃以羅支為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賜以鎧甲器幣。又以

吳福聖贈為定遠將軍。次首領兀佐等七人為懷化將軍。羅支屢請王師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豫約師期。上曰：繼遷常在地中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悍禦。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降詔許之。六月。知渭州曹瑋言隴山西延蒙族首領禿逋等納馬立誓。乞隨王師討賊。以漢法治蕃部。瑋稱其忠。詔授本族軍主。八月。者龍族首領來貢名馬。上嘉其嘗與潘羅支協力抗賊。令優待之。其年十一月。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州丁惟清陷沒。羅支偽降。未幾。集六谷諸

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大敗。中流矢死。

景德元年二月。羅支遣其甥廝陀完來獻捷。六月。又遣其兄邦逋支入奏。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孽。願發大軍援助。即詔涇原部署陳興等。俟羅支已發兵馬。率衆鼓行赴石門策應。邦逋支又言前賜羅支牌印官誥衣服器械。為遷賊劫掠。有詔別給。羅支又言修洪元大雲寺。詔賜金箔物綵。先是繼遷種落迷般。及日逋吉羅丹二族。忘歸者龍族。而欲陰圖羅支。是月。會遷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於帳。詔贈羅支

武威郡王遣使贈卹其家。諸豪議立羅支弟廝鐸督為首領。詔授鐸督鹽州防禦使。靈州西面沿邊都大巡檢使。上以遷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刺。遂加鐸督朔方軍節度。押蕃落等使。右隰州言。河西諸蕃四十五族內附。其年遷黨寇永寧寨。為藥令合蘇擊而敗之。斬首百餘級。三年。廝鐸督遣使入貢。仍上與趙德明戰鬪功狀。詔嘉獎之。加檢校太傅。渭州言。妙娥延家熟魏等族。率三千餘帳。萬七千餘口。及羊馬數萬。款塞內附。詔遣使撫勞之。賜以袍帶茶綵。仍以折平族首領撒逋渴為順州刺史。克本族都軍主。是年宗家

當宗章迷族來貢。移逋擦父族歸附。九月。詔釋西面納質戎人。先是諸蕃有鈔却為惡。嘗絰和斷者。恐異時復叛。故收其子弟為質。乃有禁錮終身者。上憫而縱之。族帳感恩。皆稽首誓不為邊患。四年。邊臣言趙德明謀劫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遣使諭廝鐸督。令接結回鶻為備。并賜鐸督茶藥。襲衣金帶。及部落物有差。鐸督奉表謝。七年。知秦州張佶置大路門新寨。先是佶欲近渭。置採木場。蕃族聞之。即徙帳去。佶不能遂。撫之。戎人輒悔。因鄉導鈔劫。佶深入掩擊。悉敗走。至是求和。佶不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五
許時宗哥立。導。喃。廝囉。搵。逋。等。哥。帳。族。甚。盛。勝。兵。六
七。萬。與。趙。德。明。抗。敵。希。望。朝。廷。恩。命。佶。奏。請。拒。絕。涇
原。鈐。轄。曹。瑋。又。言。宜。厚。喃。廝囉。以。拒。德。明。八。年。會
廝囉。遣。使。來。貢。詔。賜。錦。袍。金。帶。器。幣。供。帳。什。物。茶。藥
有。差。凡。中。金。七。千。兩。他。物。稱。是。其。年。喃。廝囉。宗。哥。文
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効。上。以。為。戎。人。多。詐。
慮。緩。急。侵。寇。及。擾。熟。戶。即。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
知。秦。州。兩。路。沿。邊。安。撫。使。以。備。之。宗。哥。城。東。南。至。永
寧。寨。九。百。一。十。五。里。東。北。至。西。涼。府。五。百。里。西。北。至
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

五。里。又。東。至。龕。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清。海。四。百
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九。年。廝囉。立。導
等。獻。馬。五。百。八。十。二。匹。詔。賜。幣。總。萬。二。計。以。答。之。是
年。以。宗。哥。族。李。導。為。保。順。軍。節。度。賜。襲。衣。金。帶。器。幣。
導。一。名。郅。成。佐。角。廝囉。甚。有。威。名。性。貪。忍。其。下。怨。而
懼。之。屢。表。求。贖。普。獠。朝。廷。以。為。贖。普。戎。王。也。導。居。廝
囉。下。不。應。妄。授。乃。用。廝鐸。恩。例。焉。其。後。或。比。歲。或。間
歲。朝。貢。不。絕。李。導。或。曰。李。立。導。為。論。逋。佐。喃。廝囉。論
逋。者。相。也。立。導。貪。且。喜。殺。戮。國。人。不。附。其。後。舉。兵。與
瑋。戰。三。都。谷。不。勝。又。襲。西。涼。為。所。敗。廝囉。遂。與。立。導

不協。更徙邈川。以溫逋奇為論逋。數使人至秦州求內屬。明道初。即授廝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授逋奇歸化將軍。已而逋奇為亂。囚廝囉置窰中。出收不附已者。守窰人間出之。廝囉集兵殺逋奇。徙居青唐。景祐中。以廝囉為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歲以奉錢令秦州就賜。元昊始強。侵掠其界。兵臨河湟。廝囉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幟志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者十八九。所鹵獲甚衆。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元昊遂不敢窺

其境。及元昊取西涼府。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蕃商皆趨鄯州貿易。以故富強。○寶元元年。加保順軍節度使。仍兼邈川大首領。時以元昊反。遣左侍禁魯經持詔諭廝囉。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疋。經還。以勞擢閤門祇候。廝囉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向西涼。西涼有備。廝囉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元昊既屢寇邊。仁宗召對魯經。欲再遣。經固辭。貶經為左班殿直。募敢使者。屯田貞外郎劉渙。應詔。渙至廝囉。迎導供帳甚厚。介

騎士為先驅。引渙至庭。廝囉冠紫羅擅冠服。金線花袍。黃金帶。絲履。平揖不拜。延坐勞問。移阿舅天子安否道舊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云。渙傳詔已。廝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身。然終不能有大功。後累加恩。兼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又加階勳。檢校官功臣。食邑賜器幣鞍勒馬。嘉祐三年。捺羅部阿作等叛。廝囉歸諒祚。諒祚乘此。引兵攻掠境上。廝囉與戰。敗之。獲酋豪六人。收橐駝戰馬頗衆。因降隴逋。立功馬波三大族。會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董擅。乃罷兵歸。

治平二年。夏。羌邀奔及阿叔溪心。以隴珠珂諾三城叛。諒祚歸。廝囉不禮。乃復歸。諒祚請兵還取所獻地。諒祚以兵隨之。不能剋。但收邈川丁家五百帳而還。廝囉其年十月三日卒。以三年五月二日葬。年六十九。董擅嗣。廝囉三妻。生董擅者曰。喬氏。其二妻李立遵女。生瞎擅。及磨擅角。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為尼。置廓州。錮其子瞎擅。磨擅角。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宗哥。廝囉不能制。其磨擅角因有其衆。李氏以寶元二年。恩賜紫衣。磨擅角亦累奉貢。初補嚴州團練使。以思州團練使卒。所部立其子瞎撒欺丁。李

氏懼孤弱不能守。乃獻皮帛入庫廩。文籍于厮囉。厮囉因受之。

嘉祐三年。命欺丁為順州刺史。瞎羶居龕谷。屢通貢。授澄州團練使。先卒。子木征不能自立。青唐族酋瞎藥雞囉及僧遵鹿迎居洮州。欲立以服洮岷。疊宕武勝軍。諸羌秦州以其近邊逐之。乃還河州。後徙安江城。董羶雖羈屬之。不能有也。母弟瞎吳叱居銀川。聶家山。至和二年。補本族副軍主。於是唃氏地分為三。董羶居青唐。獨有河北之地。然最強。其國大抵吐蕃遺俗。懷息惠。重財貨。無正朔。市易用五穀。乳香。硃砂。

罽毯。馬牛。以代錢帛。用虎豹皮緣衣裘。尊釋氏。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視之。焚柴聲鼓。謂之逐鬼。信咀呪。或以決事。訟有疑。使咀之。訟者上辭牘。藉之以帛。事重則以錦。亦有鞭笞。杻械。諸獄具。人喜啖生物。無蔬茹醢醬。獨知用鹽為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室以氊為幕。貢獻謂之般次。云。神宗即位。加董羶太保。太傅。以其簡逋叱為錦州刺史。二年。夏人寇環慶。董羶乘虛入其境。大獲。賜璽書袍帶。激獎之。時王韶上平戎策。謂國家欲平西夏。當復河湟。則西夏有腹背受敵之憂。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

董氊雖國其間而不能制諸羌宜并有之以絕夏人右臂詔以韶為秦鳳沿邊安撫使既定熙河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寇河州白踏城景思立死焉帝命邊臣招來之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為刺史董氊入貢賜以銀綵茶服改西平軍節度使

元豐四年王師討夏國會其兵董氊遣酋長秣征尊率三萬人赴党龍耳江及隴朱珂諾又集六部兵十二萬約以八月分三路與官軍會帝以其協濟軍威事功可紀由常樂郡公進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党令支皆團練使心牟欽氊阿星李叱臘欽為刺史

夏人與之通好許割賂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爵恩好一如所欲董氊拒絕之訓整兵甲以俟入討且以蕃字來告神宗召見其使使歸語董氊盡心守圉每稱其上書情辭志智雖中國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故終不能有大功哲宗立加檢校太尉元祐元年卒藺逋叱已死養子阿里骨嗣阿里骨本于闐人少從其母給事董氊故養為子既嗣事遣使修貢元祐元年授冠軍大將軍檢校司空河西軍節度使

封寧塞郡公。二年。里骨逼鬼章使率衆據洮州。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詔赦之。明年。里骨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故。又加其官。

紹聖元年。來獻獅子。厚賜還之。二年卒。子瞻征嗣。授以父官。瞻征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擅之屬。有異志。忌瞻征。季父蘇南党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逆瞻征不能察而殺之。盡誅其黨。獨錢羅結逃奔溪巴溫。溪巴溫者。董種疎族也。自阿里骨之立。去依隴逋部。河南諸鬼多歸之。錢羅結奉溪巴溫長子杓。杓據溪哥城。瞻征討殺杓。杓。錢羅結奔河州。說王瞻以

取青唐之策。已而溪巴溫入溪哥城。自稱王子。

元符二年。七月。瞻取邈川。八月。瞻征自青唐脫身來降。欽瞻迎溪巴溫入青唐。立其隴杓為主。八月。瞻軍至青唐。隴杓出降。詔以邈川為湟州。青唐為鄯州。二酋雖然。其種人本無歸漢意。議者謂今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計也。閏九月。欽瞻等果與青唐城中人相結。謀復奪城。山南諸羌亦叛。瞻遣將破之。青唐圍解而邈川益急。夏人十萬助之。總管王愍苦戰。固守乃免。瞻棄青唐歸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據之。朝論請并棄邈川。且謂董種無後。趙懷義乃木

征之子。喃廝囉嫡曾孫。最為親的。於是以隴拶為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克西蕃都護。依府州折氏例。世世承襲。尋賜姓名趙懷德。以淮義為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加瞎征檢校太傅。懷遠軍節度使。三年三月。懷德隴拶及所降契丹。夏國回鶻公。主入見。皆蕃服蕃拜。各賜冠服。退易之於邇英閣。前復立班謝。賜食於橫門。徽宗命輔臣呼懷德與詔問。何以招致溪巴溫。對曰。譬如乳牛。繫其子即母湏來。繫其母即子湏來。至岷州。當遣人往諭。使之歸漢。遂與瞎征俱還湟州。溪賒羅撒謀襲殺懷德。懷德奔河

南。瞎征不自安。求內徙。詔居鄧州。崇寧元年卒。三年。王厚復湟鄯。懷德至京師。拜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趙思忠。即瞎羶之子。木征也。嘉祐中。為河州刺史。其後河州武勝軍諸族。漫驕閉于闐。諸國朝貢。詔遣將問罪。會王紹經略熙河。招納蕃部。遣僧智緣往說之。啖以厚利。因隨以兵。前後殺其老弱數千。焚帳族萬數。得腹心首領十餘人。又離其妻子。皆不殺。木征拒戰。敗北。遂以熙寧七年四月。舉洮河二州來降。賜令姓名。拜榮州團練使。封其母妻及諸子。皆超拜官。其後以思忠為秦州鈐轄。不蒞事。而乞主熙河蕃

部經略司。以為不可。詔於二州給地五十頃。十年。遷合州防禦使。卒。贈鎮洮軍節度觀察留後。建炎初。錢蓋制置陝西。上言。青唐無毫髮之得。而所費不貲。請求唃氏後而立之。必得其力。乃以蓋為陝西總制使。持告。賜趙懷恩。懷恩者董氈從孫。懷德之弟。益麻党征也。議者以為蕃部所推伏。故賜姓名。封為隴西郡王。四朝國史論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熙寧。元符。崇寧間。三用師於其國。蓋其始也。王安石主王韶取洮河中。而章惇主王瞻夷青。唐末而蔡京主王厚復湟鄯。遂建熙河一道郡縣。而置之。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及金戎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大羊同

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餘里。勝兵八九萬人。其人辮髮。羶裘。畜牧為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抉於穴反去腦。實以珠玉。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為殉。卜以吉辰。藏尸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犛牛羊馬。以充

祭祀。葬畢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中國。唐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悉立

悉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有城邑村落。依溪澗。丈夫以繒綵纏頭。衣氍褐。婦人辮髮。着短裙。以蒸報為俗。畜多水牛。殺羊鷄豕。穀宜秔稻麥豆。饒甘蔗諸果。死葬於中野。不為封樹。喪制以黑為衣。一年就吉。刑有剗。剗。剗。剗。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國。唐貞觀二十年。遣使貢方物。

章求拔

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羗種也。在悉立西南。居山之內。近代移出。西接東天竺。遂衣服變西羗之俗。其地延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好為寇掠。商旅患之。聞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瑱。植竹筩。緩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手。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為錢。面文為人。背文為馬。其牛鼻不穿孔。衣服以一幅蔽身。數自盟。漱以板為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鑄石為

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諸寶。耳垂金鈎。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坐。常散燃香。大臣及左右。並坐於地。有阿耆波。滿池。周迴二十餘步。以物投之。即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唐永徽二年。遣使朝貢。

大勃律

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隣北天竺。鳥菴地。宜鬱金。役屬吐蕃。唐萬歲。通天。逮開元時。三遣使者朝。故冊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為王。死。又冊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領察卓那斯摩。沒

勝入謝。沒謹忙死。子難泥立死。兄麻來子立死。蘇失利之。立為吐蕃。陰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前遣將軍席元慶馳千騎。見蘇失利之。曰。請假道趨大勃律。城中大酋五六皆吐蕃腹心。仙芝約元慶。吾兵到必走山。出詔書召慰。賜繒綵。縛首領待我。元慶如約。蘇失利之挾妻走。不得其處。仙芝至。斬為吐蕃者。斷婆夷橋。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約王降。遂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

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帝赦蘇失利之不誅。授右武衛將軍。賜紫袍黃金帶。使宿衛。

箇失蜜

箇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他國無能攻伐。王治撥邏勿還布邏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出火珠。鬱金。龍種馬。俗毛褐。世傳地本龍地。龍徙水竭。故往居之。唐開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詔冊其主真陀羅秘利為王。間獻胡藥。天木死。弟木多筆立。遣使者佛理多來朝。且言有國以來。並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

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阮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衆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為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冊。鴻臚譯以聞。詔內物理。多宴中殿。賜賚優備。冊木多筆為王。自是職貢有常。其役屬五種。亦名國。所謂咀又始羅者。地二千里。有都城。西南餘七百里。得僧訶補羅地。三千餘里。亦治都城。東南山行五百里。得烏刺尸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穡。東南限山千里。即箇失蜜。西南行險七百里。得半笈蹉地。二千里。又得曷羅閣補羅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

驍勇五種皆無君長云

骨咄

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出馬鹽烏。唐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于骨都施來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多博勒達于朝貢。天寶十一載。冊其王羅金節為葉護。

蘇毗

蘇毗本西羌族。為吐蕃所并。彌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鶻奔。硤戶三萬。唐天寶中。王沒陵贊

欲舉國內附。為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送闕下。玄宗厚禮之。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犁牛河。土多黃金。貞觀六年遣使者朝貢。賜遣之。伊吾城者漢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勝兵千。附鐵勒人。驍悍。土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天下亂。復臣突厥。貞觀四年。城酋來朝。頡利滅。舉七城降。列其地為西伊州。

沙州

沙州本漢焯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大中五年。張義潮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為歸義軍。以義潮為節

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察營田處置使。義潮入朝。以從子惟深領州事。至朱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授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宋建隆三年。加兼中書令。子延恭為瓜州防禦使。興國五年。元忠卒。子延祿遣人來貢。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本軍節度。弟延晟為瓜州刺史。廷瑞為衙內都虞候。咸平四年。封醮郡王。五年。延祿廷瑞為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而以其弟宗允權知瓜州。表求旌節。乃授宗壽節度使。宗允檢校尚

書左僕射。知瓜州。宗壽子賢順為衙內都指揮使。大中祥符末。宗壽卒。授賢順本軍節度。弟賢惠為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賢順表乞金字藏經。洎茶藥金箔。詔賜之。至天聖初。遣使來謝貢乳香。硃砂。玉團。自景祐至皇祐中。凡七貢方物。

西夏

本末已見封建考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五終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六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

西域總序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
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
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二關並在西則限以葱嶺諸
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烏孫異故皆役屬匈奴
西邊日逐王領西城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

今金城會寧安鄉西與漢南山屬焉屬聯自玉門陽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六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

西域總序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
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
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二關並在西則限以葱嶺諸
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烏孫異故皆役屬匈奴
西邊日逐王領西城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

今金城會寧安鄉西與漢南山屬焉屬聯自玉門陽

平等即漢金城郡地

關出西域有兩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自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今西平郡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四郡，據兩關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即蒲昌海，在今交河北，往往起亭障。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二三十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接枝渠、黎，皆故國地。輪臺渠，黎地名，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

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歲有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請田所。累重謂妻小家屬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帝深陳既往之悔，乃不復出軍。昭帝時，乃用桑弘羊前議，以給外國使者。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雀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者吉併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古置矣。由此匈奴

益弱不能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比胥鞬枝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四十里。與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中故治焉。至元帝復戊巳稱戊巳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戊巳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長君監史大祿伯長千長都尉。且子餘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至王莽時四邊擾亂。與

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前往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從玉門關出西經婁羌婁羌而遮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出西發都護井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車師界。戊巳校尉所經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新道。後漢永平中匈奴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今武威張掖等郡地城門晝閉。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吾廬地。今吳縣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

乃復通焉。明年始置大都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光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使尉閻盤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枝安息諸國。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班超

被徵。以任尚為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徒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尚不能從。數年。至安帝初。西域背叛。如超所言。頻攻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為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患。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崇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羈縻而已。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

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祖窘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遂開西河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向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日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運。如此，河內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

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為燉煌宜署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開通西域諸國，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憤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郡城門晝閉。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

嚴其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南強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長樂。衛尉鐔顯等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朝反覆。班將軍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

腰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右臂哉。為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境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朝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

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拒絕，勢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掠，則中國之費不止十萬。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為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西柳中。今交河郡縣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復通。順帝永建一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踈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

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自魏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數國焉。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且言其地為三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姑墨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三域之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更為四出。自玉門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伽部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嶺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於是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七
貢獻者十有六國。孝文延興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群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此感境之事，非闢土之宜。」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臨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闕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三千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闕。一朝廢置，是啓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竊侵涼土，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

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啗以厚利，令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車師後部，金滿城今北庭府縣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內地。故漢戍已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帝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至隋有商

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人甚僥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屬天下亂。又臣突厥。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來降。因列其地為西伊周。同於編戶。至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踈勒碎葉四鎮。自是諸國朝貢。侔於前代矣。神龍以後。黑衣大食強盛。漸并諸國。至于西海。分兵鎮守焉。杜佑族子瑗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

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今之所纂。其小國無異聞。船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

者則不暇錄焉。如諸家纂西域志多引諸僧遊歷傳記。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法師外國傳之類皆盛。

論釋氏詭異竒跡。參以他書。則皆紕繆。故多畧焉。

樓蘭 即鄯善

樓蘭在婁羌西北。漢時通焉。王治杆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北去都護治所千八百里。至山國千三百餘里。此國山居。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國多出葭葦。檉柳。胡桐白草。白草牛馬所嗜也。胡桐亦蟲食其樹而沫下流出者。

俗名為胡桐淚。可以汗金銀。人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索駝。能作兵器。與婁羌同。漢武帝因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每給

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漢將趙破奴率屬國

騎謂諸外國屬漢者及郡兵擊之虜樓蘭王遂破姑師於是

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

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漢後貳師將軍擊大宛便道

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薄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

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于漢地上直其言遣歸

國樓蘭王死後王立樓蘭國最東垂近漢當白龍堆

乏水草常主發導負米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

所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漢使昭

帝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懸首北闕下乃立其

弟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

在漢久命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拒國中有

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

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

鎮撫之其後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

衝西通且末且此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

穀土地草木產畜作兵略與漢同自後無聞至後魏

太延時鄯善王遣其弟入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無

諱度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

會魏使自天竺蜀賓至鄯善勸比龍拒之連戰安周

不能克而退。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太武討平之，拜交趾公韓杖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然其後部落遂役屬於且末。西魏大統八年，其兄鄯來率衆內附。

且末

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里，戶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里，北接尉犁、丁零，東與白提西接波斯，精絕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蒲萄諸果，人皆剪髮，著氊帽，小油衣，為衫則

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驢騾。其王安末染盤，梁武帝武通五年遣使貢獻，謂之末國。梁史云其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即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致危斃。

杆彌

杆彌，漢時通焉。王治杆彌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三千三百。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里，南與踈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四百里，後漢

改其國曰拘彌。居寧彌城。順帝永建中。為于闐王放前破殺其王興陽。嘉初。燉煌太守徐由遣踈勒發兵擊破于闐。遂更立拘彌王。靈帝嘉平中。又為于闐所破。掠殺殆盡。衆纔千口。

車師前後王 即高昌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治交河城。今交河郡水分流繞城下。故為號。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里。西域長史及戊巳校尉。並治於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後王國治務塗谷。

即今蒲城北底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六百。西南至

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接。初漢武帝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後其王烏貴與匈奴結親。教之遮漢道。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十騎田車師。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喜將免刑罪人田渠黎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喜發城郭諸國兵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此。石城未得。會吉食盡。渠黎田至秋收後。更往攻石城。王乃輕騎奔烏孫。吉還田渠黎。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匈奴大臣皆曰。車

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我國。不可不爭也。遣騎來擊吉。吉將田士卒保車師城。匈奴圍城數日。乃解。吉上書言。車師去渠黎千餘里。間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黎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於是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人。令居渠黎。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其後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即今交河郡漢尉。取之以置校尉。平帝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

始句。音句。音以道通當為柱置心不便也。柱支柱也。言有

於已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禹反。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其後舉

國降匈奴。是時王莽易匈奴單于。壘單于怒。大擊北

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相欽

莽不能討。西域因絕。至後漢和帝元光二年。大將軍

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入侍。其後

屢叛。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其後。王軍大破

之。相帝永興初。後部王阿羅多攻圍漢屯田。且固城

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叛阿羅多。詣漢降。阿

羅多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漢立後部故王軍就

質子卑君為後部王。阿羅多復從匈奴中來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燉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猶食其稅帳者至魏時賜其王亦多離守魏侍中號大都尉。晉以交河城為高昌郡。蓋因其地高頓弊者因住焉。武帝遣軍西討師旅張軌呂光沮渠蒙遜在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後魏太武時其前部王為沮渠無諱所攻遣使上表云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在焉者東界幸垂賑救魏使撫慰開焉者倉給之。文成帝末其地又為蠕蠕所并立闕伯周為王。高昌稱王自此始孝文太和五年高車主阿伏至羅

殺闕王以燉煌人張孟明為高昌王。太和二年孟明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願權翹嘉為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徙相與殺儒立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郡榆中人。今郡地既立為王會焉者為噉達所破衆不自立請王于嘉。嘉遣第二子為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為國人所服。其都城周回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置四十六鎮。官有令尹有交河公田地公皆其王子也。餘官多同中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平章錄記事訖即除。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朝集於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為城令。服飾大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髻略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詩賦。稅則計田輸銀，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其人面貌類高麗，辮髮垂之於背。女子亦然。其地高燥多石磧，氣候溫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為羊刺，其上生蜜味甚佳。

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又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纒，名為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交市用焉。其國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骨骸及駝糞為驗。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魏孝文以來，朝貢不絕。孝明時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

助教劉燮以為博士。許之。嘉死。子堅立。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梁大同中。遣使南奉方物。普泰初。遣使朝貢。後遂隔絕。至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嘉為王。恭帝二年。又以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貢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隋文帝開皇中。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嘉孫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伊其俗伯雅不從。突厥逼而從之。煬帝大業五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歸蕃。唐武德中。遣使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惠。能牽馬銜燭。云本生

拂菻國。其後不供職貢。貞觀四年。其王文泰來朝。

伯雅

子後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路出高昌。文泰稍

擁絕之。至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

脫略。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于天。雉竄于蒿。猶遊

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當發兵以

擊汝國。十四年。拜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發兵討

之。群臣諫以行萬里。兵難得志。且天界絕域。雖得之

不可守。不從。文泰謂左右曰。曩吾入朝。見秦隴北城

邑蕭條。非有隋比。今伐我兵多。則糧輸不逮。若下三

萬。我能制之。度殫疲鈍。以逸待勞。卧收其弊耳。及聞

王師至磧口。悖駭無他計。發病死。子智盛立。君集以兵傳其城。智盛降。乃下其郡三。縣五。城三十二。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馬四千三百匹。以其地為西州。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北城為柳中縣。東鎮城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內地更發千人鎮遏焉。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古者先函夏。後夷狄。務先德化。不爭荒遐。今高昌誅滅。威動四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共役飛米轉芻。十

室九匱。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李萬里。去者資裝。使自營辦。賣菽粟。傾機杼。道路死亡。尚不可計。所遣罪人。始於犯法。終於惰業。無益行陣。復有亡命官司。捕遠株蔓。相牽。有如張掖酒泉。塵飛烽舉。豈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為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華事。無用。昔陛下平頡利。吐谷渾者。皆為立君。蓋罪而誅之。服而立之。百蠻所以畏威慕德也。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領悉還本土。長為蕃翰。中國不擾。書奏不省。焉耆請歸高昌所奪五城。留兵以守。君集勒石紀功。

覲旋。徙高昌豪傑於中國。智盛拜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弟智湛。右武衛中郎將。天山郡公。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智湛麟德中。以左驍衛大將軍。為西州刺史。卒。有子昭。好學。有鬻異書者。母碩筍中金。歎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盡持易之。昭歷司膳卿。頗能詞章。弟崇裕。有武藝。永徽中。為右武衛翊府中郎將。封交河郡王。邑至三千戶。終鎮軍大將軍。武后為舉哀。賻祿甚厚。封爵遂絕。安史之亂。其地陷沒。復自為國。語訛亦曰高敞。然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宋建隆三年四月。西州回鶻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三年。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琉璃器。琥珀盞。太平興國六年。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厮蘭。漢遣都督麥温來獻。五月。遣供奉官王延德等使高昌。景德元年。又遣使金延福來貢。

王延德使還。叙其行程來上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度。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寶。謂之打當。次歷第女。啁子族。族臨黃河。以羊皮為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柂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導族。

行入六窠砂。砂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砂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砂磧中。以日為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月。亦如之。歷卧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虫。太子族。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綉。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因族蓋達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靺中尤尊者。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之地。傳云。契丹舊為回鶻牧牛。回鶻徙甘

州。契丹達靺。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經馬綜山。望鄉嶺。上石庵。李陵題字處。次歷格羅。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雁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敕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為錦帛。有羊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賓鉄。謂之喫鉄石。又生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無水草。

載糧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用本俗法。試
茶。出詔押禦風。風乃息。凡八日。至驛田寺。高昌聞
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地名寶莊。又歷六鍾。乃至高
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
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葱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
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為穴。以處。飛鳥群萃河
濱。或起飛。即為日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宇覆以白
堊。開寶三年。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出金嶺。
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碓。地產五穀。惟無
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鴈。樂多琵琶箏篪。出

貂鼠。白檀。繡文花藥布。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
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餘
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石為筒。貯水。激以相射。
或以水交激為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游賞。行者
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
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邀樂
於其間。游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灾。有勅
書數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勅。緘鎖甚緊。復有摩
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所統
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慰。小衆樣。磨割祿。點曼司。

永蠻格哆族。豫龍族之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振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夭死。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庭。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禮持朝命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庭。歷交河州。九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庭。憇高

臺寺。其王烹羊并馬以具膳。尤豐潔。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牧放於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為群。莫知其數。北庭川長廣數千里。鷹鷄鵝鶻之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鸞鷲。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見其主王及王子。使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為優戲。至暮。明日泛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泰寧之寺。身觀十四年造。北庭北

山中出碓砂。山中常有煙氣涌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碓砂者著木底蹊若皮為底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為砂石。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卉木。人白晳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為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疋。其駑馬充食者。纜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使缺唇。以銀葉蔽之。謂其王云。聞漢遣使入達靺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靺。無使久留。因云。高敞本漢士。漢使來覘視。

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犬戎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蕃君。長龍衣金帶繒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初。至達靺之境。頗見晉末陷虜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延德之所述云。

龜茲

龜茲。又曰丘茲。漢時通焉。王治延城。今名伊都北山。

之南二百里。

隋西域圖云白山一名阿羯山東常有火及煙即出硃砂之所

去長

安七千五百里。戶七千。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

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冶鑄。俗有城郭。東至

都護治所烏壘城。四百里。烏壘戶百十。與都護同治。

其南三百里至渠犂。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

精絕接。昭帝田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晉武帝時。

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

重華符堅。堅遣其將呂光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

光進軍討平之。立其後白震為王。其所居城方五六

里。城三重。中有佛塔千所。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

斷其一臂。并刖一足。賦稅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風

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為異。又

出細氊。饒銅鐵。鉛。麋皮。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

香。良馬。犂牛等。東有輪臺。即漢李廣利所屠者。其南

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即黃河也。東去焉耆

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

里。北去突厥牙六百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關

城屯寇竊非一。大武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

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拒戰。度歸擊斬之。斬二

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鐵

以入官。土多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雞。鳶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饒餬。甚臭。服之齒髮已落者。能令更生。厲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元年。其遣使以來獻。隋大業中。其王白蘇尼呶。遣使朝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可數千人。唐高祖受禪。其王遣使入貢。貞觀四年獻馬。帝賜璽書撫慰。後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焉耆。乃遣兵與焉耆應援。自是不朝貢。二十一年。兩遣使入朝貢。帝怒其佐焉耆。乃以阿史那社爾為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部兵十

萬討之。社爾凡破五大城。俘男女數萬。遣使者諭降。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社爾乃立王弟葉護王其國。勒石紀功。始從安西都護於其都統于闐。碎葉。疏勒。彌四鎮。高宗復封訶黎布失畢為龜茲王。與其降王還國。後為降王所拒。復發兵討誅之。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更立子素稽為王。是歲徙安西都護於其國。以故安西為西州都督府。始儀鳳時。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鎮皆沒。長壽元年。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地。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鎮守。於是沙磧荒絕。民供貲糧苦甚。議者請棄之。武后不聽。都

護以政績稱者。田揚名。郭元振。張孝嵩。杜暹云。開元七年。王白莫宓死。子多。而立。改名孝節。十八年。遣弟孝義來朝。自龜茲羸六百里。踰小沙磧。有跋祿迦小國也。一曰。亟墨。即漢姑墨國。橫六百里。縱三百里。風俗文字。與龜茲同。言語少異。出細氈褐。西三百里。度石磧。至凌山葱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比國商胡雜居。素葉以西數十城。皆立君長。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衣氈褐皮氈。以繒繚額。素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羸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池。因名之。突厥可

汗。歲避暑其中。群羆鹿飾鈴鐸可狎也。西羸百里。至咀邏私城。亦比國商胡雜居。有小城三百。本華人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華語。南羸二百里。至泉城。原隰膏腴。南五十里有窳赤。建國廣千里。地沃宜稼。多蒲萄。又二百里。即石國。宋太中祥符三年。龜茲王有汗遣使貢方物。天禧四年。又入貢。自天聖至景祐四年。龜茲入貢者五。最後賜以佛經一藏。其國主自稱師子王。衣黃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國事。其國西至大食國。六十日行。東至夏州。九十日行。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或稱龜茲回鶻。熙寧四年。五年。俱

入貢。紹聖三年。使大首領阿連撒羅等三人。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熙河經畧使以其罕通使。請令於熙秦等州博買。而估所賣物價。答賜遣還。從之。

且彌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本屬役車師。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八十三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八十里。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八十四。勝兵五百七十二。

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焉耆

焉耆。漢時通焉。王治真渠城。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西南都護治所四百里。南去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唐郡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戶萬五千。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至和帝永光六年。都護班

起發諸國兵討之。殺其王。起乃立烏耆左侯元孟為王。至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中。起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之。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糴胡之子。糴古邁反。姪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其俗。丈夫剪髮。婦人衣襦。著大褲。婚姻同華夷。兵有弓刀甲稍。死三日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俗事天神。氣候寒。土田良沃。

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為絲。唯取纒綿。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眾經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軍次其國。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眾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栢人。岑彭死於彭亡。谷名遮留。殆將有伏。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犁。熙降于宣。呂光僭位。熙遣子入侍。至魏。遣成周公萬度歸討之。其王尸鳩卑那眾大潰。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部諸戎皆降服。焉耆為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詭譎難名之物。

橐駝馬牛雜畜鉅萬。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厥遣使貢方物。唐貞觀六年。龍突騎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帝許之。高昌怒。大掠其邊。西突厥復攻之。與高昌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廬舍。遣使言狀。詔侯君集討高昌。突騎支引兵佐唐。高昌破。歸向所俘及城。遣使入謝。其後與西突厥相約為輔車勢。不朝貢。乃命安西都護郭孝恪討之。傳其城。執突厥支。更以粟婆準攝國事。後其從兄薛婆阿那支自為王。執粟婆準獻龜茲。殺之。阿史那社爾討龜茲。擒阿那支。斬以徇。立突厥支弟婆伽利為王。以其地為馬耆都督府。婆伽利死。國王請還前王突騎支。許之。歸國死。龍嬾突立。開元七年。龍嬾突死。吐拂延立。訖天寶。常朝貢。其後盡并有。漢時尉犁危湏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六

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獻, 通考, 卷之, 三百三十六, 五]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七

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于闐

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戶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里。南與婁菴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去東朱俱波國千里。西北至踈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注鹽澤。即蒲國有阿耨達山。據漢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七

一

書河源出焉。

名首拔河亦名樹拔河或云即黃河也北海七百里入計成水一名計首水即葱嶺南河同入鹽澤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後漢云阿耨達即崑崙山

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闐徙其主俞林為驪歸王以莎車將軍居德為于闐王明帝永平中居德死後于闐將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強盛從精絕西北至踈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順帝時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時漢所遣長史王敬入于闐矯詔殺其王建為于闐將輸夔等所殺將討之後竟不能出兵于闐恃此遂驕後魏真君中太

武討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末蠕蠕寇于闐于闐遣使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故遣使奉獻遙望救援自後每使朝獻梁武帝時凡四遣使通江左獻方物及琉璃鬘刻玉佛周建德三年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頻遣使朝貢時其王姓王氏錦帽金裝冠髮不令人見俗云見王髮年必儉國地方亘千里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其刑法與中國略同風俗物業與龜茲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猶信尚每設齋

日必親自洒掃饋食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辭云老子至此今日昇天與群胡

其後出天竺國化為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寺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

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

頗類華夏其後并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五國故

地其居曰西山城勝兵四千人有玉河國人夜視月

光盛處必得美玉王居繪室俗機巧言迂大喜事祇

神浮屠法然貌恭謹相見皆跪以木為筆玉為印凡

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

符節其王傳以相授人喜歌舞工紡織西有沙磧鼠

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群鼠為從初無桑蠶丐鄰國不

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

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閔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

女刻石約無殺蠶娥飛盡得治繭王姓尉遲氏名屋

密本臣突厥唐貞觀六年遣使者入獻後三年遣子

入侍阿史那社爾之平龜茲也其王伏闕信大懼使

子獻橐駝三百其後隨使者入朝請以子弟宿衛上

元初身率子弟酋領七十人來朝擊吐蕃有功帝以

其地為毗沙都督府祈十州授伏闕雄都督死子璆

立開元時獻馬駝豹璆死復立尉遲伏師戰為王死

文獻通考卷三百二十七
三
伏闡達嗣立。死子珪嗣。珪死。子勝嗣。至德初。以兵赴難。因留宿衛。乾元三年。以其弟葉護曜。權知本國事。以後絕不復至。晉天福三年。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來貢。高祖遣供奉官張匡鄴。高居誨等入其國。策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匡鄴等自靈州行二年至于闐。七年。乃還。頗記其往來所見山川。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

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

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曰亭河。至涼州。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四竅。馬蹄亦作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鼈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五門關。經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

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窟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礮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

置之甯以止渴。又復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萄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涇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

也。

漢乾祐元年。復遣使入貢。宋建隆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為柙。使者言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源出崑崙山。去國城西千三百里。每歲秋水小之後。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官取之後。方許私取。以蒲萄醞為酒。味極醇美。

乾德三年。五月。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其冬。又有朝使至。四年。貢方物。

開寶元年。遣使來貢。且言本國有玉一塊。凡二百三十七斤。願以上進。乞遣使取之。四年。其國王書來。

言破疏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為獻。詔俱許之。

大中祥符二年。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廝溫等。以方物來貢。跪上壽。上詢其在路幾時。去此幾里。對曰。涉道一年。晝行暮息。不知里數。昔時道路。嘗有剽劫。今自瓜沙至于闐。道路清謐。行旅如流。願遣安撫。遠俗。上曰。路遠。命使益以勞費。爾國。今降詔書。汝貢。往亦與命使無異也。

天聖三年。遣使來貢。玉鞍轡。白玉帶。胡錦。獨峯索駝。乳香。碯砂。詔給還。其直。別賜襲衣。金帶。銀器。

嘉祐八年。八月。遣使貢方物。十一月。以其國王為特。

進歸忠保順砮麟黑韓王。于闐謂金翅鳥為砮麟黑韓。王可汗之訛。使言其王乞此號云。熙寧以來。遠不踰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所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硃砂。龍涎。胡錦。玉鞍轡。馬膃肭。膃金星石。水銀。安息雞舌香。有所持無表章者。每賜以暈錦。旋欄衣。金帶。器幣。宰相則盤毬雲錦夾欄。地產乳香。來輒群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始詔唯賞表及方物馬驢。乃聽詣闕。乳香以無用。不許貢。四年。遣蕃部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僕儼。有福力。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

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路遠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貢未回。重複數百言。董擅使導至熙州。譯其辭以聞。詔前三輩使人皆已朝見。錫賚遣發。賜勅書諭之。神宗嘗問其使。去國歲月。所經何國。及有無鈔掠。對曰。去國四年。道途居其半。歷黃頭回紇。達靺靱。青唐。唯懼契丹鈔掠耳。因使之圖上諸國。距漢境遠近。為書以授李憲。八年九月。遣使入貢。使者為神宗飯僧。追福。賜錢百萬。還其所貢獅子。元祐中。以其使至無時。令熙河間歲一聽。至關八年。請討夏國。不許。紹聖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

篤又言緬藥家作過別無報效。已遣兵攻甘沙肅三州。詔厚答其意。知秦州游師雄言于闐大食拂林等國。貢奉般次踵至。有司憚於供賚。抑留邊方。限二歲一進。夷狄慕義。萬里而至。此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自是訖于宣和。朝貢不絕。

踈勒

踈勒。漢時通焉。王治踈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千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東至都尉所二千二百里。南有河。西帶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北汗國一判汗名千里。當大

月氏。大宛康居道。南去莎車五六百里。去朱俱波八

九百里。

隋史云東北去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在于闐國北

千五百里。土多稻粟蔗銅鐵綿錦雌黃。後漢明帝永平中。龜茲王建攻殺踈勒王成。自以龜茲左候兜題為踈勒王。漢遣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踈勒王。忠後叛反。超擊斬之。耿恭為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滿城。為匈奴所攻。恭引衆入踈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冠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湧出。賊遂退。安帝元初中。踈勒王安國死。舅臣盤立為王。漸以強盛。戶至二萬一千。順帝永建二年。

遣使奉獻。至靈帝建寧初。為李父和得所殺。自立為王。其後連相殺害。漢不能復禁。至後魏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其審是佛衣。當有靈異。命焚之。置猛火上。終日不燃。其王戴金獅子冠。每歲嘗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有二千人。地多沙磧。少壤土。俗尚詭詐。生子亦束頭取褊。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隋大業中。又遣使來。唐貞觀九年。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甘棠貢方

物。儀鳳時。吐蕃破其國。開元十六年。遣大理正喬夢松等。冊其君安定為疏勒王。天寶十二載。首領裴國

良來朝。授折衝都尉。賜紫袍魚袋。

杜環經行記云。拔汗那國在恒邏廝

南千里。東隔山。去疎勒二千餘里。西去本國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唐天寶十年。嫁和義公。至於此國。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滿山谷。偏宜蒲萄。醃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女皆著靴。婦人不飾鉛粉。以青黛塗眼。而已。醃音諳。

烏孫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烏孫於西域中。其形狀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

彌。種者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本其種者。

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

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

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楸。

莽平謂有草莽而平也。楸木名其心似松。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

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民剛惡貪狠無信。多

寇盜。最為強國。故服屬匈奴。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

朝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

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

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

徙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

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間。今

烏孫雖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

昆弟。以制匈奴。乃令騫賞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

禮。謂自比單于。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謂將

賜物還漢也。昆莫起拜。其他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

大祿強善。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

子。曰岑陁。子侯。太子蚤死。謂昆莫曰。必以岑陁為太

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乃收其昆弟。將眾叛。謀攻岑

陁。昆莫與岑陁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

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旨曰。

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
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
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
制。乃發使送騫併獻馬數十疋報謝。其使見漢人衆
富厚。言其國。其國後乃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
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
絕。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
子問群臣。議許曰。必先納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
疋。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
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

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

以為左夫人。

其國謂王曰昆
彌亦曰昆莫

公主至其國。別治宮室

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

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以述意。天子聞而憐之。間歲

遣使者贈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尚公主。公主

不聽。上書言狀。詔從其俗。岑陁遂妻公主。昆莫死。岑

陁立。岑陁者官彌也。名軍須靡。公主死。漢復以楚王

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之。岑陁死。季父子翁歸靡立。

彌曰。肥王。復尚解憂公主。宣帝初。公主及昆彌上言

匈奴連歲侵擊。欲發國中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

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本始三年。漢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昆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王庭。獲四萬。紉馬牛羊騾橐駝七十餘萬。元康二年。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解憂王子得令復尚公主。詔下公卿議。蕭望之等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難重絕故業。許其婚。會翁歸靡死。國人共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元貴靡不得立。乃不復與婚。泥靡既立。號狂王。復尚解憂生一男。鴟靡王。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魏和意副候任

昌送子侍。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城中困急。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翮音侯俱去。君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王。自為昆彌。宣帝詔立肥王之子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元貴靡後孫雌栗彌立。國亂。段會宗立其季父伊秩靡為大昆彌。哀帝元壽二年。伊秩靡與匈奴單于烏珠留名橐如牙並入朝。漢以為榮。自烏

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寧歲言或鎮撫之或威制之故多事其後無聞。至後魏時亦朝貢。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

姑墨

姑墨。漢時通焉。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三千五百。東至都護治所千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界接烏孫。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里。王莽時其王承殺温宿王并其國。至後魏時。役屬龜茲。

温宿

温宿。漢時通焉。王治温宿城。今京北府醴泉縣北有山名温宿嶺者本因漢

時温宿國人令居此因以名山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戶二千二百。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餘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餘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通姑墨東二百餘里。至後魏時亦役屬龜茲。

烏耗

烏耗。上一加反。下直加反。漢時通焉。王治烏耗城。去長安萬里。戶五百。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九百。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人接手自高山下溪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猿飲。出小步馬。細步也。謂其能蹠足。所有驢無馬。西有懸度。獨索相引而度。

去陽關五千九百里。去都護治所五千里。其國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

難兜

難兜。漢時通馬。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蜀賓三百里。南至姑羗。北與休屠。西與大月支接。種五穀。蒲萄果。有銀鐵銅。作兵與諸國同。屬蜀賓。

大宛

大宛。漢時通馬。王治貴王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萬。東至都護治所四千里。北至康居于闐城千

五百里。西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嗜苜蓿。多善馬。汗血。其言先天馬子。

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馬不可得。因取五色。始張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其汗血。因號為天馬子。

騫為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致。遂殺漢使。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剋。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

因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馬。牛十萬。馬三萬疋。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今武威張掖郡界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母寡首獻馬。漢軍取其善馬數十疋。中馬以下牝牡三千疋。而立宛貴人昧蔡為王。約歲獻馬。遂採蒲萄首霜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髭鬣。善賈。其俗貴女人。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器。及漢亡卒降。教鑄作兵器。後漢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

年。孝文太和三年。並遣使獻馬。隋時蘇對沙那國。即

漢大宛也。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

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

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色匿字底

莎車

失槃陀積代承襲不絕案

今王即底失槃陀之後也

莎車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

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

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驛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

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里。有鐵山出青玉。漢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他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帝甚說。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以奉世擅發諸國兵。雖有

功不可為後法。後奉使者爭發兵要功萬里外。為國生事於夷狄。不可長。不宜受封。帝善其議。拜奉世光祿大夫。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為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王。建功懷德。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

立。攻破拘彌西掖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為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燉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為單于。賢浸以驕。

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馬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異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掠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

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燉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媯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駙鞬為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駙鞬為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為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其王。則羅駙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由是

屬匈奴矣。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其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歸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闐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闐王。歲餘。賢疑諸國欲叛。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鎮守其國。莎車將在于闐者。暴雲為其國人所殺。賢乃引兵攻于闐。兵敗而走。于闐大人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闐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為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

莎車不能下。賢連被兵革。乃與廣德和。後廣德虜賢妻子而并其國。匈奴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微立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王。章帝元和三年。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矣。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玄默。養人。五代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

感菑醬竹枝。則開牂牁越雋。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白金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竭。因之以凶年。群盜並起。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且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云。西戎即序。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

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路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盛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請都護置質。聖人遠鑑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屬賓

屬賓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

戶口勝兵。爭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居大夏。而塞王南居屬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屬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櫟。即槐之類而民大梓竹漆種。五穀蒲萄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市有列肆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幕音漫。謂平而無

文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也。封牛項上隆起者。也。蜀賓大狗大如。

驢赤色數里搖靴以呼之沐猴即獼猴也。珠璣珊瑚琥珀璧琉璃。孟康曰。琉璃青。

色如玉師古曰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異於衆

玉其色不恒今俗所謂皆銷治石汁加以他畜與諸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真實非真物。

國同。自漢武帝始通罽賓。自是絕遠。漢兵不能至。其

王烏頭勞數剽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

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

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

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

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琅當長鎖也。若鎖。殺副以下七

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

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

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

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罪莫大於

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

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

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欲者。為壤比而為寇。今縣度之

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向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

不能危城郭。西域諸國。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

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

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分夜有五更故也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廩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丐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二池盤石。陂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

縣度。畜墜未平。阮谷盡迷。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之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言已立計遣之不能於

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後數年而一至。云自後無聞。至後魏始通之。都善見城。隋時謂之漕國。在葱嶺之西南。隋史曰即漢罽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之

宗族。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為屋。以銀

為地。祠前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有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刮國六百里。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物。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水精醜玻璃。狀若酸棗。貞觀中獻名馬。遣使厚齎賜其國。并撫慰。天竺處羅拔王再拜受命。遣使導至天竺。十六年又入貢國人。共傳王始祖曰馨孽。至曷禰支傳十二世。顯慶三年以其地為脩鮮都督府。神龍初拜其王脩鮮等十一州諸軍事。脩鮮都督。開元七年遣使

獻天文及秘文奇藥。其王請以子拂林罽婆嗣。聽之。天寶四載冊其子勃匄準襲王。乾元初使者入貢。

吐呼羅

吐呼羅。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大水西流。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入貢。

拔豆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

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伏那
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
犛牛。葡萄。五穀。

謝颺 帆延

謝颺居吐火羅西南。本曰漕矩吒。唐顯慶時謂訶達
羅支。武后改今號。東距罽賓東北。帆延皆四百里。南
婆羅門西波斯北護時健。其王居鶴悉那城七千里。
多鬱金。瞿草。糞泉。灌田。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種
人雜居。罽賓取其子弟持兵以禦大食。景雲初遣使
朝貢。後遂臣罽賓。開元八年天子冊葛達羅支頡利

發誓屈爾為王。至天寶中。數朝獻。帆延者。或曰望衍。
曰梵衍那。居斯卑莫運山之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
南距罽賓。西南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
居。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許河。貞觀
初遣使者入朝。顯慶三年。以羅爛城為寫鳳都督府。
縛時城為悉萬州。授王葛寫鳳州都督。管內五州諸
軍事。自是朝貢不絕。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縛野底
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許河。多赤豹。開
元天寶中。一再朝獻。

識匿

識匿。或曰。屍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蜜。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為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劫商賈。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號令。俗窟室。唐貞觀二十一年。與似沒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開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資金。吾衛大將軍。天寶六載。王跌失伽延。從討勃律。戰死。擢其子都督左武衛將軍。給祿居蕃。似沒者。北接石土。俗與康同。役槃亦與康鄰。出良馬。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

陀種。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開元中。胡旋舞女。其王那羅延。頗言為大食暴賦。天子但慰遣而已。天寶時。王伊悉爛俟斤。又獻馬。護蜜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鑊侃。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南直京師九千里。而羸橫千六百里。王居塞迦審城。北臨烏澣河。地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木果。出善馬。人碧瞳。顯慶時。以其地為鳥飛州。王沙鉢羅頡利發為刺史。地當四鎮。入吐火羅道。故役屬吐蕃。開元八年。冊其王羅旅伊陀。骨咄祿多。毗勒莫賀。達摩薩爾為王。十六年。與米首領米忽汗同獻方物。明年。

大酋烏鶻達于復朝王死。冊其從弟護真檀嗣王。二十六年。身入朝宴內殿。拜左金吾衛將軍。賜紫袍金帶。天寶初。請絕吐蕃。賜鐵券八載。真檀來朝。請宿衛。詔授右武衛將軍。久乃遣。又遣首領朝貢。乾元元年。王紇設伊具鼻施來朝。賜氏李。

烏弋山羅

烏弋山羅。漢時通馬。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桃。西與犁鞞條支。與驪同。鞞。秦也。犁。行可百餘日。乃到條支。魏時其國名排持。

條支

條支。漢時通馬。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出之上。周面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濕。田宜稻。出犍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善眩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布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獅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技似鹿長毛。

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拔獅子。似大蟲。正黃有頰。頰尾端昔毛大如斗。爾雅亦謂之。後倪拔音步。葛反。形亦頰。旁毛也。其錢獨文為人幕。為騎馬絕。

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鳥
弋山南道極矣轉北而東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
漢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
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
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雨亦有三歲者故入
海人皆賣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
者英乃止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
嘗見也亥中記云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自
雅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
條支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安息

安息漢時通馬王治蕃兜城音去長安萬一千六

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

與康居東與鳥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

人俗與鳥弋屬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

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爵大爵頸長鷹身
蹄似索駝色蒼

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地方數千里最大諸國地臨媯水

今謂鳥商賈車船行旁國畫革旁行為書記今西方
胡書皆

謂橫行不直下革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

東界木鹿城踰為小安息去王都數千里行北過數

十城人戶相屬因發使隨漢使以大鳥及卵犂軒眩

人獻。至後漢章帝時。治和犢城。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至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其王治蔚搜城。遣使貢獻。至隋大業五年。安息國遣使朝貢。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都在那蜜水南城。有五重環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坐金駝。高七尺。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迺相禽獸。此為異也。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八

鄯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四裔

西域

大夏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乃攻之。皆臣畜。共稟漢使者。同受節度大夏人多可萬餘。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接不毒國。

皆屬大月氏。

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治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三千
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
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
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土地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
安息同。出封駝。脊上高起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
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
間。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
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

之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羗

彌。小月氏於大夏分其國為五部。翎翎音翁侯。武帝聞

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方從事滅胡。乃使張

騫使月氏。時月氏既君大夏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

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

得月氏要領而還。後百餘歲。貴霜翎侯兵就却。攻滅

四翎侯。自立為王。因彌貴霜王。又滅僕達。屬賓。悉有

其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至後漢代

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

二千一百里。弗敵沙在東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

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後魏大武時。其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驚以為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玄中記

瑤出大月氏。又有牛名為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創愈。朱鷹異物志云。月氏國有羊尾重者。十斤割之。供養。尋生如故。

小月氏

小月氏治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

寄多羅為蠕蠕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

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後魏史云。去漢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

之間。並今郡。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

牧移徙。亦類北狄。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

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

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晉天福時。有仲雲旋居胡盧

磧。即其遺種。詳見于闐考下。

康居

康居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隣。接王治樂越匿地卑闐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二

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里。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東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依其險阻。以自保固。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本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飾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不通使於其國。燉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騾橐駝食皆苦乏。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置遠人。以此聲重。終羈縻而

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併。非所詳也。

晉武帝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後魏太武太

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舌。後魏史云。即漢康居國。隋時謂

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其王姓温。月氏人也。隋史云。即漢康

居之後。自漢以舊居祁連山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未相承。不絕。

西域葱嶺。遂有此國。拔庶各有王。故康國左右諸國。

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

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

也。康居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王索髮冠七寶金

花。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帛巾。丈夫剪髮。錦

袍名為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須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箏篪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為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脩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幫牛。黃金。碯砂。甘松。香阿薩。那香。琵琶。麋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至千石。連年不敗。常節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與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為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剪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為王。

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月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胷。號哭涕淚交流。又夫婦女三百五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其國大城三十。小堡三。伯尚浮屠法。祠妖神。出機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唐武德十年。遣使來獻。貞觀五年。又獻師子獸。金桃銀桃。杜還經行記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土沃人富高宗永徽時。以其地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為都督。開元初。貢鎖

子鎧水精杯。碼碯瓶。駝鳥卵。其子與大食亟戰不勝。求乞師。天子不許。久之。封其子咄曷為曹王。默啜為米王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密者。東北至東安。西南至畢皆百里。所西瀕烏澹河。治阿濫密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餘。募勇健者為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武德時。遣使入朝。貞觀初。獻方物。太宗厚尉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說其王訶陵迦。又獻名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歲東安國亦入獻。言丁姓相承十世。云東安。或曰。小國曰。喝汁。在那密水之陽。

東距河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篋斤。大城二十。小堡百。顯慶時。以阿濫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殺為刺史。篋斤為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閉息為刺史。開元十四年。其王遣使朝。納馬豹。後八年。獻波斯驪二。拂菻繡毬一。鬱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獻柘辟大毬二。繡毬一。丐賜袍帶鎧仗。及可敦袿襦裝澤。

鎊汗

鎊汗國。居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元魏時。謂拔汗那。或曰。破落那。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壽。王

姓昭武。字阿利染。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踈勒千里。西至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其王自魏晉相承不絕。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唐貞觀初。王契苾為西突厥所殺。子遏波之。治渴塞城。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慰諭。三年。以渴塞城為休循州。都督就授刺史。自是歲朝貢。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其王以功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寶。又封宗室女為公主。降之。十三年。王忠節遣子薛裕朝。請留宿衛。習華禮。聽之。授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隋大業中。頻貢方物。

烏那遏國

烏那遏國。都烏泔水。西舊安息之地。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東北至

安國四百里。西北至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穆國都烏訥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為隣。王姓昭武氏。亦康居王種類。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隋時聞焉。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城。國

無主。康居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闊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入貢。東曹或曰都率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咀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池也。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至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叉城。城有巨密嚴。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煙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

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國以臣為健兒，聞秦王神武欲隸下，麾高祖大悅。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使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東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貝器，款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寶元年，王哥邏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即上言祖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天子征討，十一載，東曹王設忽阿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玄宗慰諭之不聽。中曹者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其人長大，攻戰鬪。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王姓昭武，康居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畫拂菻力甚反諸國。東壁則畫突厥波羅門諸國。王勝兵千人。風俗與康國同。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隋大業中遣使入貢。唐貞觀十五年遣使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于軍。俄以其地為貴霜州，授其王刺史。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之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後。枝庶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

國二百三十里。南去土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去瓜州六千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後漸強盛。乃創見乞史城。為數千里。都邑二萬家。有鐵門山。左右峭嶮。石色如鐵。為關以限二國。以金固闔。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唐貞觀十六年。復入貢。顯慶時。以其地為陸沙州。授其君刺史。開元十五年。來獻舞女。其後首領時時入朝。天寶中。詔改史為來威國。

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

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豹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那國。後魏時曰特栗。一曰溫那沙。後漢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易。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特栗王遣人贖之。自後無使貢獻。周保定四年。來貢方物。

滑國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

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栗陀。始遣使獻貢黃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渴槃。罽賓。龜茲。踈勒。姑墨。于闐等國。其獸有獅子。兩脚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為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檀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使國中。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

即吉。其言語待譯而後通。至後魏時。謂之滑國。阿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衣服容貌皆同。普通初。使使隨滑入貢。

白題

白題。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梁普通三年。遣使貢方物。

厭達

厭達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

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澁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氊為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其諸妻皆在別所。相去或一二百里。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

嚴急。賊盜無多少。皆腰斬。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鬪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為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後魏太安之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貢師子一。至高平。遇萬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明帝遣賸仗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至大統十二年。遣使貢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並

遣使來獻。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曹國千五百里。東至瓜州六千五百里。

鉢和

鉢和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麪。飲麥酒。服氊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厭達。一道西南趨烏長。亦為厭達所統。

波知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賒彌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厭達。東有鉢盧勒國。路峻綠鐵鎖而度。下不見底。後魏熙平中。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菴

烏菴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波羅門胡為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極華。

麗人有爭訟。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陀

乾陀國在烏菴西。本名業波。為厭達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闐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闐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佛國也。

挹怛同

挹怛國都烏許水南二百里。大月氏之種也。勝兵五六萬。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宋語強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曹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來貢。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厭達。後裔以姓為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其本原或云是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又常節西番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并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今考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說。而編之。

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

初張騫使大夏。見中竹杖。蜀布。問曰。安得。

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相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盛。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廣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厖土饒沃。其王蒲茂論所都城

郭水泉分流。繞于渠漸。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在天地之中。宋文帝元嘉五年。天竺伽毗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為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遣使獻方物。孝武建元二年。片陀利國王遣長史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此數國皆事佛道。梁天監初。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罍壺。雜香吉貝等物。國臨大江。

新陶源出崑崙分為五江摠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
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後魏宣武時南天竺遣使來獻
駿馬云其國出師子貂豹揮胡昆反橐駝犀象有火齊
如雲母而紫色列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
重者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璆瑁金
銅鐵鉛錫金鏤織成金罽白疊毼毼音塔登音有旃檀
鬱金等香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
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留易多珊瑚珠璣琅玕
俗無簿籍以齒貝為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
足摩踵而致其詞家有竒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

錦罽王為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短丈夫剪髮穿耳
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鬪戰有弓箭甲稍亦
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
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隋煬帝
志通西域遣裴度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
不通帝以為恨天竺王姓乞利唎氏亦曰刹利世有
其國不篡殺稻歲四熟未之長者沒橐駝婦人項飾
金銀珠纓絡死者燔骨取灰建窆堵或委野中及河
餌鳥獸魚鼈無喪紀謀反者幽殺之小罪贖錢不孝
者斷手足劓耳徙邊有文字善步曆學為梵天書貝

多葉以記事。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信盟誓。傳禁呪。能致龍起雨。唐武德中。國大亂。王尸羅逸多勒兵戰。無前象。不馳鞍。士不釋甲。因討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壯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璈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為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

入朝。詔尉衛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群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菩提樹。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施仁為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隣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鑄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擒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

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二萬降城
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國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
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路國獻異物并上地圖諸老
子像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有司告宗廟擢玄策
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邏邇婆娑寐自言壽二百歲有
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
者馳天下採怪藥異石又使者走婆羅門諸國所謂
畔茶法水者出石曰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種色
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輒爛以橐駝髑髏
轉注瓠中有樹名咀賴羅葉如黎生窮山崖腹前有

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其葉者以方錐矢射枝則落
為群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詭譎類如此後術不
驗聽還不能去死長安高宗時盧伽逸多者東天竺
烏荼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乾封三年五天竺
皆來朝開元時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獻五
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玄宗詔賜懷
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為寵帝以錦袍金革帶
魚袋并七事賜之北天竺一來朝乾元末河隴陷沒
遂不復至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
來貢名馬宋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

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關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以其所歷甘沙伊肅等州。焉耆龜茲于闐割祿等國。又歷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並詔諭令人引道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八年冬。東印度王子穰結說羅來朝貢。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為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隨中國僧至焉。太

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為都人之所傾嚮。財施盈溢。眾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偽為奏求還本國。許之。詔既下。曼殊室利始大驚恨。眾僧諭以詔旨。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後去。自言詣南海附賈人船而歸。終不知所適。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天竺。以其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慙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延長。常為引道。一切有情生死

海中渡諸沉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國僧統表。詞意亦與沒徒曩同。施護者烏填曩國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羅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曩誡羅賀羅國。又西行十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誡惹曩國。又西行至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呵羅尾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迦羅拏俱惹國。又西行十二日。至摩羅尾國。又西行二十日。至烏然泥國。又西行二十五日。至羅羅國。又西行四十日。至蘇羅茶國。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凡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

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拏國。又西行一日。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護之所述云。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至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語不多。令附表。願至中國。譚經。上優詔召之。法遇復募緣製龍寶蓋袈裟。將復往天竺。表乞給所經番國敕書。遂賜三佛齊國王。遐至葛古羅國主。司馬信芒。柯蘭國主。讚怛羅西天王。子謨馱仙書以遣之。雍熙中。衛州僧辭滌自西域還。與胡僧密怛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又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至京師。永世自言本國名利得

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咭你疇。衣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為飾。出乘象。或肩輿。以音樂螺鈸前導。多游佛寺。博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衣紬縷金紅衣。歲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冤抑。俟王及妃出游。即隨申訴。署國相有四人。庶務並委裁制。五穀六畜果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有文漫圓。徑如中國之制。但實其中心。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煙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里。沒用錦綵為衣。每游獵。三二日。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無錢貨。以雜物貨易。其國東行。經六

月。至婆羅門。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隨船至岸。持帝鐘鈴杵銅鈴各一。佛像一軀。貝葉梵書一夾。與之語。不能曉。天聖三年。九年。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護等。來獻梵書經。各賜紫方袍束帶。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賜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稱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石湖范氏吳船錄曰。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有繼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

然地里大畧可考。世所罕見。錄于此。以備國史之
闕。業自階州出塞。西行由靈武。西梁。甘肅。瓜沙等
入伊吳。元用此
吳字高昌。焉耆。于闐。踈勒。大石。諸國。度
雪嶺。至布路州國。又度大蔥嶺。雪山。至伽濕。彌羅
國。西登大山。有薩陟太子投崖飼虎處。遂王。健他
羅國。謂之中印土。又西至庶流波國。及左攔陀羅
國。國有二寺。又西過四大國。至大曲女城。南臨洎
牟河。北背洹河。塔廟甚多。而無僧尼。又西二程。有
寶階故基。又西至波羅奈國。兩城相距五里。南臨
洹河。又西北十許里。至鹿野苑。塔廟佛跡最夥。業

自云。別有傳記。今不傳矣。南行十里。渡洹河。河南
有大浮屠。自鹿野苑。西至摩羯提國。館於漢寺。寺
多租入。八村隸焉。僧徒往來如歸。南與杖林山。相
直。巍峯巋然。山北有優波掬多石室。及塔廟故基。
西南百里。孤山名雞足。三峯云是迦葉入定處。又
西北百里。有菩提寶座。城四門。相望金剛座。其中
東向。又東至厄連禪州。東岸有石柱。記佛舊事。自
菩提座東南五里。至佛苦行處。又西三里。至三迦
葉村。及牧牛女池。金剛座之北門外。有師子國。伽
藍。又北五里。至伽耶城。又北十里。至伽耶山。云是

佛說寶雲經處。又自金剛座東北十五里。至正覺山。又東北三十里。至骨磨城。業館於蝦羅寺。謂之南印土。諸國僧多居之。又東去四十里。至王舍城。東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東北登大山。細路盤紆。有舍利子塔。又臨澗下有馬迎風塔。度絕壑。登山頂大塔廟。云是七佛說法處。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鷲峯。云是佛說法華經處。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趾有溫泉二十餘井。又北有大寺。及伽蘭陀竹園故跡。又東有阿難半身舍利塔。溫湯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腹有畢鉢羅窟。業

止其中。誦經百日而去。窟西復有阿難證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會新王舍城中有蘭若隸漢寺。又有樹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輪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爛陀寺。寺之南北各數十寺。門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東北十五里。至烏巔頭寺。東南五里。有聖觀自在像。又東北十里。至伽濕彌羅寺。寺南距漢寺八里許。自漢寺東行十二里。至却提希山。又東七里。有鴿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毗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跡。又至

拘尸那城及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磨逾里。過雪嶺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滑州。

摩揭它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環五十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彌供大人米。王居拘闍揭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曰波吒釐子城。北頻旻伽河。唐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柞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

訶菩提祠立碑焉。後德宗自製鐘銘。賜那蘭陀祠。又有那揭者。亦屬國也。貞觀二十年。遣使者貢方物。鳥茶者。一曰鳥菴。直天竺南地。廣五十里。東距勃律六百里。西屬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蒲萄鬱金。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刑殺。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溲清濁而決輕重。有五城。王居術。曹藥利城。一曰曹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即鳥菴舊地。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陀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大食與鳥菴東鄙接。開元中。數誘之。其王與骨咄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冊為王。

章求拔國。或曰。章揭拔本西羗種。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後徙山西。與東天竺接。衣服畧相類。因附之地。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人。無城郭。好鈔暴。商旅患之。貞觀二十年。其王羅利多菩伽。因悉立國。遣使入朝。玄策之討中天竺。發兵來赴有功。由是職貢不絕。悉立當吐蕃西南戶五萬。城邑多旁澗谿。男子繒束頭。衣羶褐。婦人辮髮。短裙。婚姻不以財聘。其穀宜秔稻。麥豆。死者葬于野。不封樹。喪制為黑衣。滿年而除。刑有剗劓。常羈屬吐蕃。

車離

車離。後漢時通馬。居沙奇城。一名禮維持。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皆長八尺。乘象駱駝往來。隣國有寇。乘象以戰。

師子國

師子國。東晉時通馬。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利和適。無夏冬之異。五種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市易。不見其形。但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

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揚神師子。遂以為名。風俗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五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先有徵仕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像前截臂次取身為璧妻潘貴妃作釵釧時咸嘆惜之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刹刹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黎耶亦遣使貢獻。杜環記師子國亦曰新擅國之北人畫胡貌秋夏炎阜國之南人畫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僭耳布裹勝唐總章三年，遣使來貢。天寶初，尸羅述伽再遣使獻

大珠鈿金寶纓象齒白氎

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屬賓安息三國，強即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數誤矣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九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

大秦

大秦一名犁軒。軒居言反一云前後漢時始通焉其

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治安都城宮室皆

以水精為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

其國平正人居星布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

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

王城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髦頭而衣文繡

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又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驛。

一如中州。地多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

為所傷。其王無常人。皆循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

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

國。故謂之大秦。或曰。本中國人也。玉有駭鷄犀。抱朴子云。

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綆者。以盛米。置鷄也。鷄中欲啄米。至輒驚去。故南人名為駭鷄也。合會諸香。

煎其汁。以為蘇合土。為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

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髦。璠瑁。玄熊。赤璃。璧。毒鼠。大貝

車渠。廣雅云。車渠似玉。瑪瑙。石似玉。寶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

方力。獷惡。寶截宗反。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

候其欲萌。築護之。恐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絕

則死。擊物驚之。遂絕。逐水草無群。又有木難。出翅鳥

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珊瑚間木難。有幻

人能額上為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

口則播眊亂出。前漢武帝遣使至安息。安息獻犁犁。口則播眊亂出。幻人二皆戚眉峭鼻亂髮拳鬚長四

尺五寸。眊人志反。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中布。作

穠。搜毳毼。罽帳之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

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為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

胡交市於海中。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

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船。載鐵

網。冷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拆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復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船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國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絲與之交市。故遮閔不得自達。又塗經大海。商客往來。皆費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元嘉初。大

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大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

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也。外國圖云從喞臣北有

丈五尺。桂環行經記云拂菻國有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多工巧。善織絡。或曰有八十里。四面境土。皆服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南海。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幾。往。則。彼。去。彼。往。則。我。歸。實。者。陳。之。於。前。買。者。鼎。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取。物。名。曰。鬼。市。又。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食。鵲。其。人。黑。其。俗。獷。少。米。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

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茲報於諸夷狄
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
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馬等肉不拜國
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
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放浪終日其大秦
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間腦出蟲其國東南

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

水水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

西有白玉山玉山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室云從安

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

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北里日入處失

之遠矣唐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新唐書云拂菻即古大秦

也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下詔答資大食強而伐之

遂臣屬焉乾封至大足再朝獻開元七年因吐火羅

大酋獻師子羚羊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種之時懼鶴所食

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

碧身緗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

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

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服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鑄。已上三國與大秦隣接故附之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

呼得

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烏孫西。康居東西。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馬。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則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別種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明北之南。自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以下生毛馬腦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於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或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

里。突厥本末記云。突厥窟比馬行一月。短人國長者不喻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冠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案此國亦在西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

城隋史云蘇蘭城記
錄音訛其實一也

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至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瞰羊。土人極以為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眉近下開之。并布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即位以後。擇諸子

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

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

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

噴

才割反

妃曰。陟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其刑法重。罪懸

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准地輸

銀錢。事大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夷中。最為醜

穢。死者多棄尸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

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

為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溉灌。

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州畧同。唯無稻黍。土出名馬及

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取人。有大鳥卵。真珠。頗黎。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尖齊。銅錫。鑛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毼。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麀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茅香。胡椒。華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戰乘象。一象士百人。負則盡殺。叛者鐵灼其舌。瘡白為直。黑為曲。魏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

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有使隨昱貢方物。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而不能有。唐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又獻活肉蛇。狀類鼠。色正青。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後其王為大酋所逐。大食復攻之。遣使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龍朔初。又訴為大食所侵。時天子遣使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拜其王為都督。俄為大食所滅。雖不能國。咸

身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師為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復王其國。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土火羅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間。遣使者十輩獻瑪瑙牀。火毛繡舞。筵。乾元初。從大食襲廣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大曆時。復來獻。又有陀拔斯單者。或曰。陀拔薩憚。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里城。世為波斯。東大將波斯滅。不能臣大食。天寶五載。王忽魯汗遣使入朝。封為歸信王。後八年。遣子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衛員外中

郎將。賜紫袍金魚。留宿衛。為黑衣大食所滅。貞觀後。遠小國君遣使來朝獻。有司未嘗參故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辭彌。與波斯接。貞觀十八年。與摩羅游使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達王獻佛土菜。莖五葉。赤華紫須。龍朔元年。多福王難婆脩彊宜說遣使者來朝。總章元年。有末陀提王。開元五年。有習阿薩般王。安殺並遣使來朝貢。七年。訶毘施王捺塞。因吐火羅大酋羅摩獻獅子。五色鸚鵡。天寶時來朝者曰。俱爛那。曰。舍摩。曰。威遠。曰。蘇吉利發屋闌。曰。蘇利息單。曰。建成。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國俱位。或曰。商彌治阿賒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九
九
颶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穀。蒲萄石
榴。冬窟室。國人常助小勃律為中國候。新城之國在
石東北。羸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國。城
後為葛邏祿所并。

悅般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為漢
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
羸弱不能去者。往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
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
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餅餠塗之。昱昱然光

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
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黃也。
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
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
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
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
數相征討。魏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
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
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嚙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
常。又無痕癢。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

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大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是每使朝貢。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治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似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

珀多師子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之。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踈勒九百里。南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踈勒國人。魏畧西戎并傳曰。西夜并屬踈勒。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踈勒。唐武德以後。頻遣使朝貢。

渴槃陀

渴槃陀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陀國。亦名渴羅國。治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踈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踈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戶二千餘。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用以為名。今按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即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鄉。屬賓。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陂。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踈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則至死。唯冬可

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其葱嶺俗踈極嶷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甲。稍弓刀。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徵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踈勒。王坐人牀。死者埋殯七日為孝。太武帝大延三年朝獻於後。不絕。

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

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太武時遣使朝貢。

阿鈞羌

阿鈞羌。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副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

百里。宜五穀蒲萄。唯有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彊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貢方物。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部柘折。城方千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羅國界。西南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

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床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鎊音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嘗貳于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勒旬攝其國事。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唐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元初。封其君長為石國王。二十八年。又冊順義王。明年。其王上言。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為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

王子那俱車鼻施為懷化王。賜鐵券。久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蕃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斬闕下。於是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羅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耨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禽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一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北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歸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歎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數。在勃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

河公主所居止之所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
 約長千餘里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
 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冑專相
 虜掠以為奴婢其川西頭有城曰坦羅斯石國人鎮
 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
 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
 稻未熟豆畢飲
 蒲萄酒糜酒醋乳

東女

東女亦曰蘇伐刺挐瞿咀羅羗別種也。西海亦有女
 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
 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
 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為君。居康延
 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戶四萬。勝兵萬

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
 男子為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官受而行之。王侍
 女數百。五日一聽政。王死。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
 女立之。凡二次為小王。王死。因以為嗣。或姑死。婦繼
 無篡奪。所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
 裙。被青裊。袖委於地。冬羊裘。飾以文錦。為小鬟髻耳
 垂璫。足曳鞮履。俗輕男子。女貴者。咸有侍男。被髮以
 青塗面。惟務戰與耕而已。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
 馬。出黃金。風俗大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為正。巫者以
 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群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

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居喪三年不
易服。不櫛沐。貴人死。剝葬其皮肉骨。壅之糝。金屑瘞
之。葬殉者至數十人。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唐武德
時。王湯滂氏始遣使入貢。高祖厚報。為突厥所掠。不
得通。貞觀中。使復至。太宗璽制慰撫。顯慶初。遣高霸
黎文興王子三盧來朝。授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斂臂
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冊拜斂臂左玉鈴衛負外將
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
宴曲江。封王曳夫為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軍。後乃
以男子為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及哥

隣君董卧庭。逋租君鄧吉知。南水君薛尚悉。曩弱水
董避和。悉董君湯悉贊。清遠君蘇唐磨。咄霸君董義
蓬。皆詣劔南常臯求內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
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隴。悉為吐蕃羈屬。部數
千戶。輒置今歲督絲絮。至是猶上天寶所賜詔書。臯
處其衆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立悉等入朝。差
賜官祿。於是松州羌二萬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
史。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之兩面羌。

西女

西女國。在葱嶺之西。其俗與東女略同。種皆女子。多

珍貨。附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馬。俗產男子不舉。唐貞觀八年。朝貢使至。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訥河南。即媯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為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城北有玻璃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

駒。皆汗血馬。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一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驥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璃。乃母其君骨。吐祿頓達度。為吐火羅葉挹怛王。其後隣胡羯師謀引吐蕃攻吐火羅。於

是葉護失里忙伽羅可安西兵助討。帝為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為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鑲玻璃水精盃。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陀羅伊羅

陀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荼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治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被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為髻。衣裙衫帔長中。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輸石。訶梨勒石密麋皮。細疊。

大食

大食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為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拂菻及波羅門城所當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多須鬚以婆羅門婦女多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殺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唯食駝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麵

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嘗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揔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脚頭着樹枝人摘取入手即乾黑其使得一枝

還今在大食王處

杜還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

壯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大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書不至段繫有禮堂堂容數萬人飲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為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有一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甚賤有敵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郭郭之內里開之於地所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木為廬舍有似中國寶

舉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四
 筭數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萄
 蔓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蔓一名沒國
 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蔓一名沒國
 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蓬蒲孔及一名
 藥蘆菱綾綃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
 人樊淑劉云西織絡者河東人樂際呂禮又腹小脚腕
 車其馬俗走千高四尺以上脚似蹄項勝得人馳
 長善者日走千高四尺以上脚似蹄項勝得人馳
 千行又六里有鳥高四尺以上脚似蹄項勝得人馳
 騎油食除瘴其氣使温土地無水雪人為多瘡痲一
 之內十中五死於吞滅四馬又云米祿國在亞梅多
 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又云米祿國在亞梅多
 西南七百里城門城中胡姓米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
 用鐵為城門城中胡姓米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
 百四里南城北有鹽池又兩所佛寺其境東西
 合四里南城北有鹽池又兩所佛寺其境東西
 一川其土沃饒其人淨潔墻宇高厚市廛平正木既
 雕刻土亦繪畫又有人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

直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捺暹日黃李瓜大者名尋
 支十餘人食一類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菓有蔓菁
 蘿蔔長葱蒜葱蒜薑胡荽藍單達苗香笑薤瓠蘆
 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鷄其俗以五月為
 歲每歲以此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鞞節其大食東道
 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東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
 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苦國
 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無瓦壘石為壁米穀
 殊賤有大魁梧衣裳寬大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來相
 繼人馬多魁梧衣裳寬大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來相
 有兵馬一萬以上北蹄好取人肉可
 薩北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取人肉可
 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
 俗慕義不可寘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曰國人
 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蘇
 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帶或曰大食族中有孤

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末換。二曰。奚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為主。闢地三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柵木鹿人。並波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即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蒲羅拔為王。更號黑衣大食。蒲羅死。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立。死。弟訶論立。貞元時。吐蕃相攻吐蕃。歲四師。故鮮盜邊。十四年。遣使者含差烏雞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將。資遣之。宋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

因賜王書以招懷之。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訶末為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誥以賜。是年本國及占城閩婆。又致貢物于李煜。煜不敢受。遣使來上。因詔今後勿以為獻。六年。遣使來貢方物。七年。九年。皆遣使入貢。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詔賜其使襲衣器幣。從者縑帛有差。四年。復有朝貢使至。雍熙二年。國人花茶復來獻花綿。越諾揀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淳化四年。又遣其副番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舶主蒲希密至南海。以老病

不能詣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希密進象牙。乳香。鑲鐵。紅絲。古貝。五色雜花。蕃錦。白越諾。琉璃瓶。無名異薔薇水等。詔賜希密敕書。錦袍。銀帶。束帛。以答之。至道元年。其國舶主蒲押陀黎齋蒲希密表獻白龍腦。膻臍。龍鹽。眼藥。白沙糖。千。年棗。五味子。偏桃。薔薇水。乳香。山子。蕃錦。駝馬褥面。白越諾。引對於崇政殿。譯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緣射利。泛舶至廣州。逮今五稔未歸。母令臣遠來尋訪。昨至廣州見之。具言前歲蒙皇帝聖恩。降赦書。賜以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二十疋。今令臣奉章來謝。以

方物致貢。太宗因問其國。對云。與大秦國相隣。為其統屬。今本國所管之民。裁及數千。有都城界山海間。又問其山澤所出。對云。唯犀象香藥。問犀象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致。漸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獲。上賜以襲衣冠帶被褥等物。令閣門宴犒。訖就館。延留數月。遣回。降詔答賜蒲希密黃金。準其所貢之直。三年二月。又與賓同隴國使來朝。咸平二年。又遣判官文戍。至三年。舶主陀羅離遣使穆吉鼻來貢。吉鼻還。賜陀羅離詔書。并器服鞍馬。六

年。又遣使婆欽羅三摩尼等。對於崇政殿。持真珠以進。自云離國日誠。願得瞻威顏。即獻此。乞不給回。賜真宗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優加恩賚。景德元年。又遣使來。時與三佛齊蒲端國使並在京師。會上元觀燈。皆賜錢。縱其宴飲。其年秋。蕃客蒲加心至。四年。又遣使同占城使來。優加館餼之禮。許徧至苑囿寺觀遊覽。太中祥符元年。十月。車駕東封。陀婆離上言。願執方物赴泰山。從之。自國初以來。數入貢。路繇沙州。涉夏國。抵秦州。乾興初。趙德明請道其國中。不許。至天聖元年來貢。恐為西人鈔掠。乃詔自今取海路。繇

廣州至京師。至和嘉祐間。四貢方物。最後以其首領蒲沙乙為武寧司階。每入貢。朝廷視其物多寡。加賜答之。以進奉。番守為郎將。熙寧中。其使辛押陀乞統察番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六年。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陀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貢物。乞以自代。而求為將軍。詔但授麻勿郎將。其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延。有陀婆離。有俞盧和地。有麻囉拔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延所貢。又有龍腦。兜羅綿。毬錦襪。番花簾。陀婆離有金飾。壽帶。連環鈎臂。數珠之屬。政和中。橫州士曹蔡蒙休。押伴其使入都。

泐道故滯留。強市其香藥。不償直。事聞。詔提點刑獄
置獄推治。因詔自今蕃夷入貢。並選承務郎以上。清
強官押伴。按程而行。無故不得過一日。乞取賈市者
以自盜論。其國在泉州西北。自泉州發船四十餘日
至藍里。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方至其
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貿易。商賈轉販。以至
中國。其國雄壯。其地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
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貴氈毯。國據諸蕃衝要。其王錦
衣玉帶。躡金履。朔望則戴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瑪
瑙為柱。綠甘為壁。水晶為瓦。碌石為磚。活石為灰。惟

幕之屬。悉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
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與中國同。但瓦
則以薄石為之。市肆誼譁。金銀綾錦之屬。種種而聚。
技巧咸精。建炎三年。張浚奏大食國遣使進奉珠
玉寶貝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諭曰。大觀宣和間。茶馬
之政廢。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馬政浸缺。武備
不脩。致胡虜亂華。危弱之甚。今若復損數十萬緡。貿
易無用珠玉。曷若惜則以養戰士。宜以禮贈賄而謝
遣之。乃詔張浚並不得受量度。支賜以答遠人之意。
紹興元年。六年。俱以船舶入貢。乾道四年。進貢方

物初遣使賫寶貝象牙乳香等入貢。舟至占城。為所奪。訴於福建市舶。上令以禮遣回。開禧間遣使入貢。

拂菻

拂菻國南東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達靺鞨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宋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沙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厮都令厮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胡錦。牛羊馬獨峯駝梨杏。千年棗。巴攬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箜篌。胡琴。小革菓。偏鼓。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

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人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並纏頭跨馬。城市田野。皆有首領主之。每歲唯夏秋兩得俸給。金錢錦縠帛。以治事大小為差。刑罰罪輕者杖數百。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鬪戰。鄰國小有爭。但以文字往來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為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皆為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其使兩至。詔別賜其王帛二百疋。白金餅對衣金束帶。

按唐史有拂菻國。以為即古大秦也。然大秦自後漢始通中國。歷晉唐貢獻不廢。而宋四

朝史。拂菻傳。則以為其國歷代未嘗朝貢。至元豐時。始遣使入獻方物。今以二史兩拂菻傳參之。唐傳言其國西瀕大海。宋傳則言西至海尚三十程。而餘界亦齟齬不合。土產風俗亦不同。恐是其名偶同。而非大秦也。今故以唐之拂菻附入大秦。而此拂菻自為一國云。

邈黎

邈黎國。宋元祐四年。般次冷夷四抹粟迷等齎于闐國黑汗王。并本國王表章來。有司以其國未嘗入貢。請視于闐條式從之。

文編卷三百三十一

文編卷三百三十一

五



